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致黄源书信手迹/黄源编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01. 10
ISBN 7-213-02202-4

I. 鲁... II. 黄... III. 鲁迅书简-手稿
IV. I21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0299 号

鲁迅致黄源书信手迹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彩色制作 沈勇工作室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
(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)
开 本 889×1194 1/16
印 张 彩色 3 黑白 5
字 数 8.5 万
插 页 6
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213-02202-4/1·43
定 价 60.00 元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MU LU

鲁迅致黄源书信手迹

一九三四·····一

一九三五·····五

一九三六·····三九

附录：鲁迅书简追忆·····黄源

鲁迅致黄源

书信手迹

一九三四年



江青先生：

我如将梁文道私教，西泽人的名和沈嘉的署名，都给你，鄧常

世。因为梅查诸公，雄若，並，不，成，員，其，實，是，並，不，任，的，与，其，以，一，個，署

名，引起他们注意，（决定译文中，必有我在内）以致挑剔，使办事情，不办

现在心上的好。

（上）

八月廿夜

河清先生：

潘建 Becker 的诗去，极好，他是德国最有名的曼雅诗人，诗已逝去，一定要坐牢的。诗诗悲心记，M先生说可以，只写一点，这是平日主奏。

我有他的一张铜刻的画像，但太大，又像原板，这些镜框才下付整板呵。放在内山书店，令人指生原书照片，或先生的片子来取，怎样？

李先生来信谓过斯机常投稿于《诗报》，译文不用一翻名，也有欠地的。但山子颇勤与中人说。今日已说一个他的朋友与之商量，所以他的那一篇，这检查可明这一点，以候回信，但署名以功，这检查上无同，那或这也可以了。山子，即此

时后，

西上

十月廿五夜

鲁迅致黄源

书信手迹

一九三五年



河清先生：

昨收到五日来信。先答，你养了孩子，但这是要使人忙起来的。

拉甫列娃的照片，那一本破烟事重就有，方为未示，放在书柜里。

那一篇文章，答于来信说过，我未复。今天看见，我就给他要拿出去，待将来再说。至于在文子上，我想这不如仍为第二号水难谈，为三号再水之论，或之论之删录。水去之后，我就想将去年一年的散文杂印，不必再等到北年去了。

去年曾为生、美浙公司做一短文，论言政治意味或讽刺之类的，现在才知是破被抽去。那底，对于我们出版的事，就有比使先生所说的更大的问题。即：他们这上对人，或有特如此，古时不如此，译文社中是什么人，他们是知道的，我们办起事来，纵使如小心，他们一言一语，就可不无理由，以混一事多之弊，致出版事业的死命。那时我们便完全失败，信委曲求全，则成为他们的俘虏了，所以这事是将来再谈一谈。

刚才看见文子，插图上题你雨果的，其实是育珍摩耳，至于题你雨果的少年像，本说是雨果了，但他少年时的像，我没有见过，所以决不定。这一篇错误，我看是放在下期订正的。此上即改

拙劣

色 舟

六夜

河清先生：

译文为六期稿，不知改已为何？沈先生送来的
 文集笔记为一篇，约二千字，但不知何通不通？仍用
 用，刻下加集氏画第一幅，集氏作诗画一幅（决明之状），
 此二幅皆在德文年例图文字画卷中，此事我毫不欠，大
 约送在书店里。

考同二刻上已译记，稿存原书（梨园用）都放在内山
 店，派人来取，如何？候回信照办。

才山印清

拙步

正年

丁酉年

河清先生：

一夜信今日收到。那本散文诗似有一部分用报纸印，就可以对付译着了，至于别人的稿子，真是不容易。

雷靖的那一篇拉甫列涅夫之袖去时，我写通知他，并託他为译文译些之篇。那回信说，拉氏那样的不同寻常的文章，尚且译不出，也没有东西可译了。他大约不喜翻译文学作品，而且也没有厚本，听说他东来很多，都存在河南的家裏，从来不知道为了一種什麼謠言，他家裏人就都燒掉，燒完一本不剩了；這有一部分是放在靜農家的，去年都被沒收。在那邊受貴，似乎也很不容易，我代人寫一本木刻法，已經一年多了，終於還沒有寫到。

杜衡之類，倒要說那些話的，倘不說，就不成其為杜衡了。
我們即使一動不動，他也要攻擊的，一動，自然更攻擊。最
好是這頭他曾經譯過的作品，再譯他一回，以可憐沒有這
種閒工夫。這是讓他去說去罷。

譯文社出版書來，我查譯果戈理的這集，書與這十這集
高量下，大家動手。有許多是有入譯過的，但不好不負。

今天爆竹聲好像比去年多，丁見漫古之盛。十多年
前，我看見人夢過舊曆年，是反對的，現在却心平氣和，
覺得倒進新年，送了一堆花炮，明夜要放了。

丁見漫古之盛

春安。

丁見漫古之盛

丁見漫古之盛

丁見漫古之盛

河漢先生：

十三日信早收到。錢似可通還，那譯書是好的，但對於這譯本，我之其否原裝佈也，至多，就用譯文上的原版，另印一二批紙紙的單行本，就好。我倒的然把這前從過的那幾部，印若干本豪華本，在文學界中來熱鬧一下。目前日本錢是很便宜了，但我自己却信信狀況不高明，工夫也沒有。

芝蔴，西譯要改譯東西，沒有問題。把這改譯說走了，不糾纏起來却很難，他十多天工夫，才把第一章譯完，不過二萬字，却弄得一身大汗，這怕也是吃力不討好。所以每月一章，非費大半年也了，我看每一章一萬餘字，總得化十天工夫。

文人畫象，書店也不會承印的，不會大印，只是一句推托的話。倘若會印，他本錢太多，他們印印麼？那時又有那時的理由：不印。你家和出版家的意見不會相合，他們的理由是，又要馬兒好，又要馬兒不吃草，但從你家的你硬，那理由也不過「少讀草」而已。

所以我认为印行画象的最可靠办法，也只有自己印，像小地，聊
胜于无。不过今年的书业也似乎真的不是元，我的版税，被拖欠得
很厉害。一方面，看看版出，就知大小书店，都在竭力设法，用大部
妻或小车书的路子，吸收读者的视线，但距以乾的时候，恐怕
也不远了。但好装订的书，我便送些印地几本。

刘先生的诗坛，成了两篇，都是无标题的东西，想不至于犯之。
明天高排号旁上。同时旁上几次呈译稿一份，乞献交。又左
勤先生送一稿，译者杜希说人译文，我书好在多教之，就给他
以上三篇。以下鼓励去几个新的译者来。

我最近所插画，要寄信同十送出去，他如有，我书请他直接
送至文苑社，照本送给他。

才以布告，即次

情急

上

三月十六夜

上平言上一出，想已達。今言上協壇兩篇，後移一篇，希察收。

其七次靈澤祐，原擬同壽，但丁年又同，世界文庫之
公照原言計畫印行，意在天下之書，故珍且不惜，
也字誤者之一部，要也。

才此布達，三三
春祺。

仙嶽素宮出景由

周文惠公年譜

音十七夜

河清先生：

小说译稿已取回，希侯中雇寓一卧，但二
人必特别苦心孤诣，设法回避读也。
才以布达，即经

特候。

已上

辛巳年

